

中国当代名家
长篇小说
代表作

ZHONG GUO
DANG DAI MING JIA
CHANG PIAN XIAO SHUO
DAI BIAO ZUO

花腔

◎ 李洱



人民文学出版社

ZHONG GUO
DANG DAI MING JIA
CHANG PIAN XIAO SHUO
DAI BIAO ZUO

花腔

◎ 李 洱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腔/李洱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
ISBN 978-7-02-004610-2

I. 花…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28408号

责任编辑:刘 稚
装帧设计:康 健
责任印制:周小滨

花 腔

Hua Qiang

李 洱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40千字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9.875 插页2

2002年1月北京第1版 2007年1月第5次印刷

印数 19001-29000

ISBN 978-7-02-004610-2

定价 16.00元

李 洱

1966年生于河南济源。198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高校任教多年，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莽原》杂志副主编。著有《花腔》《导师死了》《现场》《午后的诗学》《遗忘》等。

《花腔》，2002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

策划编辑 © 陶良华 杨柳

胡玉萍 李建军

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

新版说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社曾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出版优秀长篇小说选拔本,集中展现了当时长篇小说创作的风貌和水平。新时期以后,长篇小说创作的数量大增,题材、风格、手法亦日趋多样。为了比较全面地反映这一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成就,二〇〇四年五月,我们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丛书,收入了二十五位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或以厚重见长,或以独特取胜,或曾引起强烈反响,或为读者喜闻乐见。丛书出版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这次重新出版时,我们对原丛书书目做了调整,增选了一批作品,同时将其中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归入“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这样,“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丛书的选目更趋完整、全面,且与我社已出版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等两套丛书互相衔接、照应,使读者能够从不同的阶段和角度更加清晰地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长篇小说创作的发展轨迹和整体风貌。

我们对所选作品做了文字校勘,部分作品由作者进行了修订。

谨向对丛书出版给予支持的作者和有关出版单位致以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6年12月

卷 首 语

昨天我才意识到,我与这本书已经相伴十年了。这让我感到惊讶。但是,如果能更深入地了解葛任的故事,我就是再花去十年,也是值得的。

其实,这并非我一个人写的书。它是由众多引文组成的。我首先要感谢医生白圣韬、人犯赵耀庆以及著名法学家范继槐。他们不光见证了葛任的历史,参与了历史的创造,而且讲述了这段历史。读者很快就会发现,他们讲故事的能力足以和最优秀的侦探小说家相比。他们的讲述构成了本书的正文部分。其次我也要感谢冰莹女士、宗布先生、黄炎先生、孔繁泰先生,以及外国友人安东尼先生、埃利斯牧师、毕尔牧师、费朗先生、川井先生等人。作为本书的副本部分,他们的文章和言谈,是对白圣韬等人所述内容的补充和说明。

读者可以按本书的排列顺序阅读,也可以不按这个顺序。比如可以先读第三部分,再读第一部分;可以读完一段正文,接着读下面的副本,也可以连续读完正文之后,回过头来再读副本;您也可以把第三部分的某一段正文,提到第一部分某个段落后面来读。正文和副本两个部分,我用“@”和“&”两个符号做了区分。之所以用它们来做分节符号,而不是采用通常的一、二、这样的顺序来划分次序,就是想提醒您,您可以按照自己对故事的理解,重新给本书划分次序。我这样做,并非故弄玄虚,而是因为葛任的历史,

就是在这样的叙述中完成的。

有人说,葛任的生与死,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生与死。还有人说,葛任身后长着一尾巴,一条臧否各异、毁誉参半的尾巴,一不小心就会抽打住您的神经末梢。前天早上,我打开电脑的时候,又看到一位朋友在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说,葛任是一块魔毯,既能将你送上云端,也能将你推下幽谷。这些话准确与否,读完本书的朋友或许都会有自己的判断。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虽然我是葛任还活在世上的惟一的亲人,但书中的引文只表明文章作者本人的观点,文章的取舍也与我的好恶没有关系。请读者注意,在故事讲述的时间与讲述故事的时间之内,讲述者本人的身份往往存在着前后的差异。正是由于这一差异,他们的讲述有时会出现一些观念上的错误。我相信读者能正确地看待这些错误,所以我并没有做出太多的纠正。我只是收集了这些引文,顺便对其中过于明显的遗漏、悖谬做出了必要的补充和梳理而已。当然,因为葛任是我的亲人,我对他的爱也与日俱增,所以在与本书相伴的十年间,尽管工作的性质要求我保持冷静和超然,但很多时候,我还是忍不住要放声大笑,或低声哭泣,或在沉默中战栗……

目 次

卷首语	(1)
-----	-------

第一部 有甚说甚

消息	(2)
二里岗战斗的常识	(6)
毛驴茨基	(9)
与田汗拉家常	(15)
早产儿	(18)
葛任家谱	(20)
帽子戏法	(23)
李有源之子	(27)
张家口	(29)
白圣韬的丈人	(35)
诗朗诵	(37)
谁曾经是我	(39)
鼻出血	(42)
粪便学	(44)
菩萨心肠	(47)
东方的盛典	(50)
二人行	(55)

雪泥鸿爪	(59)
上一次远行	(60)
忧郁斯基	(66)
易子而食	(71)
梅苏膏(哥)	(76)
尿白疗伤	(79)
大宝	(83)
活口不留	(85)
白圣韬的结局	(89)

第二部 喜鹊唱枝头

喜鹊唱枝头	(92)
劳改队	(93)
歌乐山	(95)
蚕豆花	(98)
命令	(100)
东方红	(103)
奔丧	(104)
父亲之死	(108)
革命友谊	(113)
初恋	(115)
葛任赴日	(118)
大贞丸号	(119)
黄鼠狼给鸡拜年	(123)
显微镜	(124)
蚕豆乖,乖蚕豆	(130)
行走的影子	(133)
杨凤良	(136)

关于杨凤良	(141)
密电	(144)
一个谜案的揭晓	(148)
盼星星,盼月亮	(148)
山花烂漫	(151)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	(152)
宗布的大荒山之行	(157)
白圣韬又被吊了起来	(161)
慢性腹泻	(165)
白圣韬见到了葛任	(167)
透明,轻盈,绯红	(170)
杨凤良之死	(171)
邱爱华	(176)
葛任却没有走	(178)
真诚的痛恨	(180)
马缰绳	(181)
阿庆之死	(184)

第三部 OK,彼此彼此

我是来还愿的	(188)
一点说明	(189)
忘掉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190)
南陈北李	(192)
忘掉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续)	(196)
希望小学	(198)
晕船	(199)
交通线	(202)
第一夜	(203)

剧团	(206)
葛任劝我走	(210)
好一朵茉莉花	(212)
胡安之死	(214)
历史诗学	(220)
每天都有人头发变白	(222)
关于阿庆的一点补充	(226)
狗的哲学	(228)
巴士底病毒	(232)
扁桃体发炎	(234)
万物为刍狗	(236)
谈诗论道	(239)
徐玉升与《逸经》	(242)
组阁	(245)
杨凤良的后人	(246)
一箭双雕	(250)
对邱爱华之死的补充	(252)
迷雾中的冰莹	(254)
费朗的记述	(259)
屁股擦干净	(261)
张奚若	(264)
川井寻兄	(265)
七福神与喜鹊宴	(268)
调查研究	(273)
我成为我的开端	(277)
阿庆的工作汇报	(279)
真实就是虚幻?	(282)
白圣韬	(284)

西官庄邮局	(287)
循序渐进	(288)
姑祖母的顾虑	(290)
劝降	(291)
小休息,大休息	(293)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296)
尾声	(300)

第一部 有甚说甚

时 间：1943 年 3 月

地 点：由白陂至香港途中

讲述者：白圣韬医生

听 众：范继槐中将

记录者：范继槐随从丁奎

④ 消 息

将军,有甚说甚,那消息是田汗告诉我的。那时我还在后沟。干你们这一行的,定然晓得枣园后沟。对,那里有一所西北公学,还有一个拘留所。我自然是在拘留所里。我在那里住了两个来月。那天晚上,当田汗来后沟看我的时候,我想,他定然是看着同乡之谊,来给我送行的。唉,我可能活到头了。按说,我是学医出身,也上过战场,死人见多了,不应该感到害怕。可是,一看到他,一闻到他身上的酒气,我的胆囊还是缩紧了,就像一下子掉进了冰窖。我做梦也没想到,田汗是来告诉我那样一个消息的。

他把我领了出来。走出那个院子,我看到了他的卫士。他们离我们十几步远,猫着腰来回走着,就像移动的灌木。此外还有几个站岗放哨的人,他们拿的是红缨枪。(在夜里)那红缨看上去是黑色的。此时,朔风劲吹,并且开始下雪。一个卫士走了过来,递给田汗一件衣服。那衣服是用斜纹布做成的,就像医院里的病号服。它比老乡织出来的土布软和,惟有首长和刚到延安的学者才有穿的份儿。不瞒你们说,当田汗把它披到我肩头时,我忍不住流泪了,鼻涕也流了出来。田汗看着我,想说些什么,但一直没有说。我的脑子更乱了。在外面站了一会儿,他说,这里太冷了,还是回后沟吧。他没有把我送进拘留所,而是把我带进了一间暖烘烘的窑洞。看到墙上贴的列宁像和教室分布图,我方才晓得那是西北公学的一间办公室。他把鞋脱了下来,掏出鞋垫,用火钳夹住,悬在火盆上方烤着。一个卫士进来要替他烤,他摆了摆手,命令他站

到外面去，不许放一个人进来。窑洞被他的鞋烤得臭烘烘的，再加上炭火的烟气，我的眼睛就熏得眯了起来。不怕你们笑话，当时我觉得那味道很好闻，很亲切。他翻开自己的裤腰，逮住一只虱子丢进了火盆，我听到叭的一声响。尔后，他又逮了几只，不过，他没有再往火里扔，而是用指甲盖把它们挤死了。

他身上的酒气，让人迷醉。他掏啊掏的，从身上掏出一个酒葫芦。他把酒葫芦递给我，尔后又掏出两只酒杯，用大拇指在里面擦了一圈。他给自己倒了一杯，也给我倒了一杯。他说：“喝吧，怎么？还得我给端起来？”这是两个月来，第一次有人请我喝酒。我又流泪了。当他又从怀里掏啊掏的，掏出两只猪蹄的时候，我赶紧咬住了嘴唇，不然，我的口水就要决堤而出了。田汗问我这酒怎么样，我说，好啊，真好啊。葛任没死的消息，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听说的。我刚啃了一口猪蹄，就听他说：“有件事，给你说一下，葛任还活着。”我吃了一惊，一下子站了起来，就像被火烧了屁股。

有甚说甚，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去年，也就是三十一年（注：即1942年）冬天，我从前线回到延安时，田汗噙着泪，向我讲过葛任的死。当时，他说得有鼻子有眼，说三十一年夏，葛任带着部队出去执行任务，黄昏时分，在一个叫二里岗的地方，遽然与一股日军遭遇了。二里岗有一个关帝庙，葛任的部队就是在关帝庙四周，与敌军激战了几个时辰，最后为国捐躯，成为民族英雄的。他告诉我，有人私下把葛任说成是关公似的人物，当地的民众还嚷着要在关帝庙里为葛任立碑。将军，田汗这么说的时候，我是边听边流泪呀，都不晓得说甚么好了。有好长时间，我夜夜梦见葛任，每次从梦中醒来，我都唏嘘不已。唉，未曾想闹了半天，葛任竟然还活着。

这会儿，田汗讲完之后，一边用劲地拍着大腿，一边说：“驴日的，我真是太高兴了，太高兴了。葛任同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是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呀。”随即，他又提醒我，此事尚无人知晓。